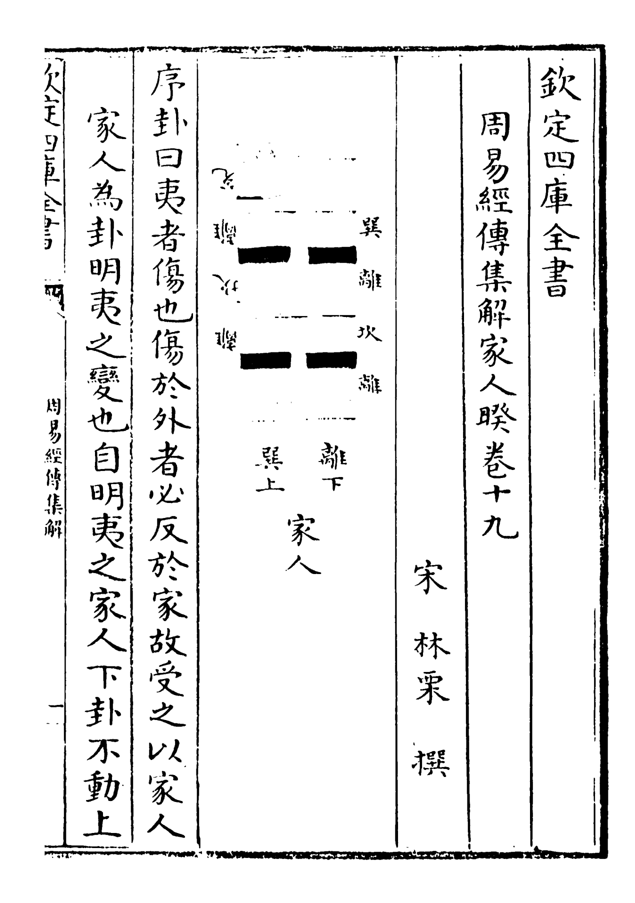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家人睽卷十九

宋 林栗 撰

離下巽上 家人

序卦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人為卦明夷之變也自明夷之家人下卦不動上

坤為巽變其五上二爻而成卦也坤順也巽巽也順之與巽无以相遠而成卦之才若是不同者取其爻象而名之也以六居五則无以應六二以六居上則无以制九三是以為明夷變其爻則尊卑内外莫不各當其位是以謂為家人也夷者傷也傷於外而反於家事之必至理之固然也易乃取以為序其意義安在夫以一人之尊而居億兆之上可謂崇高矣初登于天照于四國可謂聰明矣然乃夷其明而至於

亡何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天下之所以入於明夷者亂之所生未嘗不始於家也詩云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若夫傷而能悔悔而能反者必由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可平故曰紂以妲己亡周以任姒興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則傷於外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意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言家人之象伊川程氏曰萬物至巽而潔齊非巽有

齊之義也易之取象皆如是矣何獨於巽而疑之然明內齊外不足以發指其義伊川乃以外巽內明言其象亦未為得夫外巽內明是猶明夷之義也家人何取焉乃若孔子亦豈云爾哉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而家人之象粲然著矣由是言之不通乎變未可與言易也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下離上巽成卦曰家人者初為離二為坎三又為離四為巽離明也離麗也巽巽也巽入也内明而外巽内麗而外入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巽長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所以為家人者不可得而見也為其有坎離之象馬坎離男女也合而言之則夫婦也重而言之則父母也總而言之則一家之人也自五以下皆有離坎之象馬是以謂之家人也然則

既濟之不為家人何也曰既濟之終以六居上爻而不知變則其道窮矣是故有濡首之象焉若夫家人以九終之譬如人之一家内外皆有防閑始終不失其嚴然後家人之象成矣家人利女貞何謂也曰家人反復有巽離兌之象焉巽離兌三女也其在六爻為女者二四而已二四陰位也陰居之女之正也家人之道利在女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或曰何謂也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為君長則有治民之道

為臣下則有事上之宜其所謂正不止施於家人也言女正知其家道正矣是故九五正位乎外六二正位乎內男女各得其正矣五天位也二地位也天穹隆而在上地磅礴而居下故子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或曰然則九三六四非男女之正與曰家人有夫婦之別焉有父子之嚴焉有姑婦之順焉有兄弟之敬焉有娣姒之睦焉由夫婦而言則五夫道也二婦道也內外之位正

也由父子而言則五為父四為子三為母二為婦上下之分定也由兄弟而言則五兄也三弟也二四蓋娣姒也長少之叙明也一家之象粲然備矣故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程氏曰一家之中不嚴則孝敬衰无君則法度廢故必有所尊嚴而君長之者九五九三之謂矣或曰說者謂五為父四為母若何曰非也自父母相配而言則是夫婦也二

位是已對子而言故稱父母九五為父教子以治乎外九三為母詔婦以治乎内豈不坦然明白也哉若以四言之則母失其嚴子失其順矣或曰母主乎愛尚乎慈係之九三不已過乎曰諺不云乎慈母有敗子嚴家无格虜昔之賢母以教子治家名聞後世者豈惟慈愛而已乎子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學者尚何疑焉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者離也風者巽也火性上炎威嚴之象也風體旁行教化之象也火烈而風生焉家嚴而化行焉夫火南方之物也心君之屬也人之所望而畏焉者也君子觀此之象然後知身不可不正而家不可不嚴矣言有物行有恒所以修身而齊家取風火之義也

雜卦曰家人内也

家人為卦以男女正位而成其在六爻以閨門之内治為義何者初上二陽有門墻扞蔽之象二三四五

有室家男女之象焉是以謂之内也傳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故家人之象以初上二爻為内外終始之閑中間四爻為少長尊卑之序初之悔亡上之終吉内外終始之有其閑也二之无攸遂三之嗃嗃四之富家五之勿恤而皆係之吉者長少尊卑之得其序也或曰然則初九以陽居剛上九以陽居柔其所以防閑之道不

同何也上卦為外下卦為内上九者外之極宫之前也初九者内之極室之後也宫室之制前有門闕後有垣墻門闕所以司啓閉也故剛柔雜焉垣墻所以杜罅隙也峻為之閑嚴為之禁豈非防微謹始之義也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四坎巽也故曰閑有家閑闌也扞蔽之義也有家而无閑

不能有其家者也閑之者禮之謂乎所以扞蔽内外不可窺窬者也家人之道外不踰閾内不踰梱故初九不以應言取諸防閑以為義也故曰悔亡初應在四是以有悔行之於始故得悔亡人之常情妻子之閒寵之而弗教縱之而弗禁其心以為愛之也馴習浸淫陷於不義則長者之過也悔而圖之將无及矣是故君子於其始而閑之則放僻邪侈无自而生悔可亡也故子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逮其志變習流然

後從而止之則用力多而不可勝制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之離故曰无攸遂遂成也有所欲為而遂其志者也春秋之義大夫无遂事而況婦人乎六二以陰居柔處於下而得中位乎內而守正无所敢成者故曰在中饋坎為酒離為食故有中饋之象在中而主饋食婦人之職也禮曰精五飯幕酒漿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

是議以貞斯為吉矣故曰貞吉子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其妾婦之道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下體為離上體亦為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四皆坎也故曰家人嗃嗃按陸氏音義嗃嗃荀作確確劉作熇熇嘻嘻張作嬉嬉陸作喜喜愚以熇熇嘻嘻為是今韻嗃字

有兩音黑角切恱樂也黑各切嚴也並引家人嗃嗃為證熇字有四音虛嬌切炎氣也呼木切熱也呼酷切火熱也黑各切熾也熇是炎熾之貌四音皆同嗃一曰説一曰嚴未詳厥二音皆本於此文之注盖學者相謬語當以熇熇為正熇炎也熇熇炎之極也離為火故有炎熇之象以陽居剛上下皆離是以謂之熇熇也鄭子産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是火有威嚴之象也家人之道尚嚴而戒瀆然九三重離

而不中至於熇熇亦云過矣故曰悔厲吉剛而不中
能无悔乎傷恩則離能无厲乎然與其有不可制之
漸不若有不可犯之嚴然則九三雖悔且厲而家道
无虧斯為吉慶故曰婦子嘻嘻終吝舊説以嘻嘻為
喜笑之貌考之爻象不應求之辭二音既贅且䦨詩
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閨門
和樂發於喜笑非聖人之所禁也王氏謂嘻嗟歎之
聲按詩噫嘻禮記嘻其甚也皆歎辭也六二為婦六

四為子二四皆坎也坎為加憂故有嘻嘻愁歎之象九三居子婦之間處門内之長母之象也禀陽剛之才體重離之象其威赫然望而可畏雖過乎剛猶未為失若苛虐已甚而察見淵魚將使之无所措其手足而有愁歎之聲以此終之不亦吝乎三下卦之極也故有終吝之戒馬子曰家人熇熇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若節不可貞其是謂乎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四下體為坎上體為巽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而介於九三九五之間三爻皆離也故曰富家大吉家人六四與六二之義同九五與九三之義同六二九三既明剛柔之得其道矣故於六四九五互言其所未及而推廣有家之道也坎為勞卦巽為近利市三倍故有富家之象陽為富隂為貧陽為實隂為虛六四以隂居柔而謂之富家何也曰四子道也為人子者无私貨无私蓄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六四居父母之間所應所比莫非富貴而已獨處貧是不富其身而富其家者也家富而子貧未之有也身任其勞家享其利謂之大吉不亦宜乎故子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六四於家為子於國為臣為人子者无以有已為人臣者无以有已其斯以為順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乘乎六四二爻皆坎也故曰王假有家九五剛明中正

下應六二離坎相配家人之極致也然初九九三既備其義矣故於九五天位之爻推廣有家之道也假大也王大有家者非至常人之家也乃以天下為家者也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然則古之聖人推一家之治以及乎天下如斯而已矣故曰勿恤吉書云我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恤憂也勿者愼之辭也坎為加憂故有勿恤之象天下之治本於一家孝於其親則天

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敬事其長則天下之為人弟者莫敢不順刑于寡妻則天下之為人夫者莫敢不義字于厥子則天下之為人父者莫敢不慈差之毫釐則繆以千里其可以勿恤乎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與此同意王之恤民如其赤子則民之愛王如其父母斯為吉矣故子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允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

乎九五之離故曰有孚威如也家人六爻自五以下陽貞乎剛陰貞乎柔陽體乎離陰體乎坎離爲威坎爲信惟上九一爻剛柔相濟而體乎兊兊說也家人心說而誠服者也是以兼乎威信而言之威无信則不立信无威則不行家人之終别无他義惟威與信不可偏廢不可暫弛故曰終吉以此終之斯爲吉矣而夫子則釋之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古之人所以能齊其家者言有

物而行有恒也聖人懼世俗不察直以威嚴為治家之道而不能正身以率之則父子有相夷之惡夫婦有反目之釁兄弟有鬩墻之醜何威之能行哉惟君子反求諸已視聽言動非禮不為斯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豈徒剛猛嚴厲而已哉此與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同義易而无備所以為大有之威反身而誠所以為家人之威也

離坎離兌

兌下
離上　睽

序卦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睽之成卦家人之反也自家人之睽離反居上巽變為兌上下相易而成卦也離火也巽木也兌澤也木之於火有相生之義離體居下有炎上之情是以為家人也火之於澤有相畏之資離上兌下无相與之

意是以為睽也剛柔上下各當其位是以為家人也反則易位是以為睽也睽有兩義有自然之睽有不合之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自然之睽家道窮必乖此不和之睽也或曰家道窮必乖何謂也曰家人之道以嚴為上如上九之嚴則終乎吉如九三之嚴則終乎吝極炎上之性而无逮下之情其致乖也不亦宜乎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

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下兌上離成卦曰睽者初為兌二為離三為坎四又為離離火也兌澤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則不交而否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謂之否而謂之睽也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則不和而訟矣為其有離坎之象焉是以不為訟而為睽

也睽者乖也始乖而終合是以謂之睽也夫離坎者既濟之象也始乎睽終乎既濟則睽之義也睽小事吉何謂也曰書不云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夫興天下之大事建天下之大業是必天人和同上下丕應而後可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也至於興一利除一害凡所施為措注必上下叶同不

幾乎惟予言而莫予違者乎事有利害計有得失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慮往往睽而不同是故人主慎所擇焉故曰小事吉也子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夫說而麗明柔而上行中而應剛斯謂之合矣而何睽之云乎曰天地之間有合必有離有聚必有散睽本生於同而同蓋出於睽不同則无睽不睽則无同今夫離火兌澤同賦形於

天地中女少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麗坎少女配艮其後未嘗不睽也睽之為義蓋取諸此然即其卦而求之則說而麗明柔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此則要其歸同歟異歟故曰天地睽而其志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天地之形雖分而生成之事則同男女之體雖異而室家之志則通萬物之品雖殊而孕育之事則類自其同以求其睽

則火澤相近而異趣二女同居而異行是睽也即其睽以求其同則天地至于萬物雖形分體異品類散殊要其歸未始不同也是故睽之六爻皆始乖而終合然則明目達聰并謀兼智百官殊職萬民異業刑德並施文武咸用同歸于治者睽之義也顏淵季路共出孔門周公召伯夾輔王室夫豈必盡同耶夫惟聖人為能収天下之睽以成天下之用睽之時用斯為大矣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

天下蓋取諸睽何也弧矢之作睽全材以成器合衆
睽以為用則睽之象著矣離為戈兵兌為毀折坎為
矯揉故有弧矢之象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者論語云君子
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皆其義也或曰既云
和而不同又曰同何也以和與同言之則同為小人
以同而異言之則同為君子或曰子夏傳云同其事

而異其羣何謂也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哉言各有當也臨川王氏云同其道而異其事二者孰得曰无害也道同而事異者君子之與君子也事同而道異者君子之與小人也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難與言經矣

雜卦曰睽外也

睽之為卦以始乖終合而成其在六爻以內外相應為義然家人謂之內睽謂之外者家人二女也女正

位乎内者成家之義故係之長女也睽亦二女也女志在乎外者從人之義故係之少女也然方睽之初上下乖隔陽務上行陰務下趨陽上行而弗得其配陰下趨而弗遇其主困而後反反而後遇故九四上九皆為睽孤六三制掣曳而无初也上行下趨雖有隔閡不旋其踵而得之者初九六五皆為悔亡九二遇主而无咎也睽之為外斯其旨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辟咎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九四之離適當其位故曰悔亡離為火兌為澤此象所謂上火下澤者然初九之澤居於下下流而百谷之所鍾也四雖上行而二五三之各從其配四无所與然後復歸于初初則受而納之是以謂之悔亡也故喪馬勿逐自復離為火馬火畜也陽物也是故九四之離有馬象馬以九居初不應於四有喪馬勿逐之

象馬九四上行為離反下亦為離進无所遇窮於上者必反於下故有自復之象馬喪失也易言喪牛者喪其順也喪羊者喪其狠也喪馬者喪其健也初九之有九四可謂健矣而介於六三六五之間宜其逸而不可禁也然方睽之時物情乖異九四雖欲從於三五而不免按劒之疑五自應二三自應上四无所歸其勢自復雖勿逐可也逐則遂喪之矣故曰見惡人无咎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令也背五而

逃惟利是視行无所納冐耻而歸可謂惡人也然方睽之時臣主未定或離或合或叛或從苟以為御何者非罪喪而逐之是使之不敢復也復而不納是使之无所容也惡人无所容君子豈乆安之道哉昔之有大度者惟能寛容慱愛含垢納汙来者勿拒去者勿追然後天下狙詐咸作吾使又何咎之有哉若不忘舊惡皆讐敵也故子曰見惡人以辟咎也晉文公歸國寺人披請見公使人讓之且辭焉對曰臣謂君

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吕郤之難告里鳧須又請見公之出也竊其藏以逃公辭焉以沐里鳧須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國君而讐匹夫懼者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漢高帝先雍齒之封赦季布之罪推此類也豈非見惡人以辟咎乎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坎

故曰遇主于巷離為相見五在君位故有遇主之象夫陽升而陰降者也離炎上而坎下流也九二六五得中而相與者也其後之必矣然方睽之時介於六三九四之間五欲從二而四閡其路二欲從五而三阨其衝是以相遇于巷也巷者徑也遇者適相值也相值于巷宜若鑽穴踰墻之類矣然其所遇者主也不于塗而于巷者辟寇而相求也雖遇非其所豈為失道哉故曰无咎而子曰遇主于巷未失道巷雖非

道可以通乎道矣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九四之遇元夫上九之遇雨皆離象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

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上體為坎下體為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

應乎上九之離故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天

當作而字之訛也安定胡氏曰漢法有罪髡其鬢髮

曰而今從之坎於馬為曳於輿為多眚於人為加憂

為刑傷巽為進退為不果於人為寡髮為廣顙故有曳掣劓剸之象輿所以載也牛所以駕也人所以乘之也不曰馬而曰牛者陰柔故也曳牽於後謂九二也掣阻於前謂九四也而劓其首謂上九也剸刑其面謂九四也六三不當其位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是以有曳掣之患應於上九掣而不得進鄰於九四噬而不肯從是以有劓剸之災也或曰上劓其首四刑其面九二獨无傷耶曰九二應在六五難在六三

四方噬三則二以其間與五相遇其肯為三不利耶然則其曳之何也曰三近於二不能自克故有牽曳之象非二之挽而留之也或曰自二以上皆有離坎之體馬知二之不從三而三之不從四乎曰方睽之時人情乖疑雖得其主猶未必用雖遇其配猶未遽合况非其主與其配乎是以知其不從也故曰无初有終輿曳而牛掣首髠而鼻割可謂无初矣九四噬三而不能合然後上九説弧而納之是之謂有終也

故子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伊川程氏曰始為二陽所厄故无初睽極則有終合之理故有終夫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則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上體為離下體亦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故曰睽孤睽乖也孤獨也九四下无其應上行而无所遇介於六三六五之間二爻皆莫之

與乖而又獨是以謂之睽孤六三介於二四而謂之掣曳九四介於三五而但曰睽孤者三陰而四陽三坎而四離也九四一爻上下皆離窮於上必反於下五既應二三又從上四无所與必復于初故曰遇元夫交孚元善之長也以九居初於四為配是以謂之元夫也初陽也四亦陽也以陽遇陽其謂之元夫何也陽為行陰為止若二陰居相應之位各止其所決无相從之義今上下皆陽各有行健之志雖无感應

相與之情而有同氣相求之理及其睽孤不約而合是以謂之交孚也故曰厲无咎而子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孟子言伊尹五就湯五就桀雖未必然然去桀而歸湯則有之咸有一德斯之謂與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九二之離故曰悔亡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是以係之悔亡也當睽之時間於三四是以有悔得中而應始

乖而終合是以悔亡也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宗同體也謂九四也膚柔物謂六三也離為食坎為堅巽為柔故有厥宗噬膚之象六三有應在上九四扼而取之如噬膚而難嗑也五以其間往從九二斯遇之矣又何咎之有哉故子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陰陽相獲斯為慶也或曰同人二五不猶之睽乎同人之二曰同人于宗吝其五曰大師克遇而睽之五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其二曰遇主于巷无咎何其得失難

易之殊也曰同人與人同者也是以相遇於大師也睽者與人異者也是以不遇諸塗而遇諸巷也凡易之辭豈苟云乎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六三三坎巽也故曰睽孤陽升而陰降離上行而坎下趨又有巽入之象焉居卦之終亢而无與是以睽而又孤也

故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離為見坎為豕為陷故有負塗之象為幽為輿故有載鬼之象離為戈兵故有張弧之象始睽而終合故有後說之象離也者明也其在上九則炎上之極也傷於亢而過於猜者也當睽之時物情乖異六三自奮於掣曳之中下无所與反而從上上九猶以猜疑之意逆而拒之故見豕負塗汚穢之甚也見車載鬼異類之甚也是以張弧而射之然睽極必通疑久必解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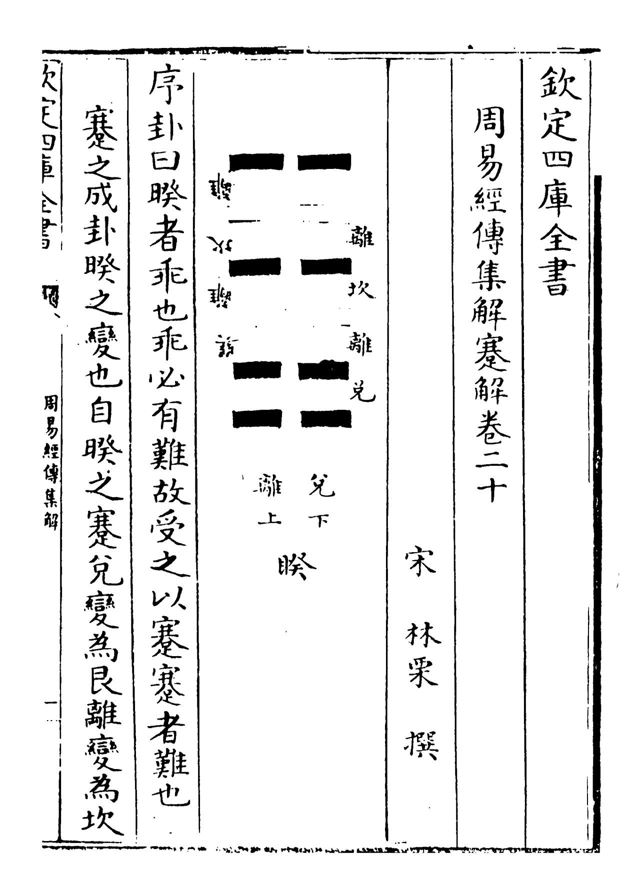
於上必反於下故五既遇二四既遇初六三之情不辨而彰然後上九說其弧而納之三坎也上離也方其睽也未濟之象也及其合也既濟之象也故曰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坎為盜故有寇象其配在離故有婚媾之象陰陽交際故有遇雨之象夫逆而拒之則見其為豕怪其為鬼疑其為寇近而察之則知其非寇乃婚媾也往而遇之斯為吉矣故子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方其疑之也為豕為鬼為寇無所不至

矣及其遇之也為婚媾為雲雨皆坎象也非前後之有殊疑信異而美惡變矣君臣之間夫婦之際可不察與或曰六三有坎巽之體而象其物宜有坎无巽何也曰坎上體也巽下體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至於上九反而從其配矣有坎而无巽不亦宜乎

周易經傳集解卷十九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

宋 林栗 撰



兌下
離上

睽

序卦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蹇之成卦睽之變也自睽之蹇兌變為艮離變為坎

六爻盡變而成也兑西方也離南方也艮東北也坎北方也西南者隂之所聚而東北者陽之所居也離兑二女睽於西南而適於東北離欲從坎兑欲從艮西南既喪其朋矣東北則未之逹焉離之從坎也由西則睽乎兑由東則閡乎艮兑之從艮也由南則睽乎離由北則閡乎坎艮止也坎陷也遇艮則止遇坎則陷是以為蹇難之象也離為火兑為澤艮為山坎為水火澤相違是以謂之睽也山水連亘是以謂之

蹇也蹇躄也行不進之貌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欲
无蹇得乎所以然者與物睽乖故也與物睽乖則不
得其平而由於險矣故夫二女相得而无乖則離由
西以從坎兊由南以從艮尚何蹇難之有哉乖必有

難受之以蹇斯其義矣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
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
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蹇之時用大矣哉

下艮上坎成卦曰蹇者初為艮二為坎三為離四又為坎艮止也坎陷也止者不能以自行也陷者不能以自振也然猶曰蹇云者謂其中有離象焉坎陷也離麗也一陷焉一麗焉夫是以謂之蹇也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皆險難之象也謂其有離象焉離為目為火為日為電是以見險而能止也故子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何謂也曰西者兌也南者離
也西南者坤也東者震也北者坎也東北者艮也震
動也艮止也坎陷也離明也兌説也坤順也是故東
北者險難之所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之二陽皆
體乎離而九三則體乎震者也夫解雜亂紛糾者見
史記孫武子傳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蹇難之時群
動洶洶而九三又以決躁行之是以難救難猶治絲
而棼之也惟九五之離得中動則應之所謂聖人作

而萬物覩者也天下皆動則静者勝天下皆爭則讓者勝蹇難之時有聖人者出而靖之必先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然後可以紓天下之難若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自謀之不暇而何以靖人乎子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利西南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五上卦之中九三下卦之窮也利見大人

貞吉何謂也曰九五之謂大人也離為日故有利見之象當位故有貞吉之象貞者正也所貴乎大人者正已而物正之也故九五正則六二正六二正則六四上六利見大人者莫不正矣貞猶止也蹇難未平止而待之斯為吉矣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或曰然則夫子又言往得中往有功何謂也曰靜者不忘於動也止者不忘於行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見險而止得中

而往止則為智往則為功也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或曰吾子不以當位為貞而此言當位貞吉何謂也

曰貞者正也以此為正者也故有以當位為貞者有以不當位為貞者視其時義如何耳天尊地卑以當位為貞也天地變化以不當其位為貞也故子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當蹇之時以静制動而可以不當其位為貞也哉蹇之時用斯為大矣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者艮也水者坎也山下出泉蒙之象也山上有水
水之蹇也水在山上而謂之蹇何也曰水之為功也
以行舟楫而濟不通也以漑禾黍而成豐年也今為
物所礙不得行而止於山上无及物之功是以謂之
蹇也然水蓄於山為山之潤雖曰蹇難庸何損乎是
故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巳內省不疚而自信不
回不以陋巷簞瓢而改其樂也子曰良農能稼而不
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

之經而理之而不能為容此反身修德之謂也

雜卦曰蹇難也

蹇之成卦以山水連亘而成其在六爻以聖賢遭難為義何者蹇之為言行不進也山既峻阻水又險陷其為蹇難宜矣不勝其欲速之情冒險而進則陷溺之道也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是故蹇之諸爻皆以往為蹇來為利往者屈也以我求人者也来者信也人之求我者也蹇之成卦四陰二陽陽

者四陰之所求而四陰者二陽之所求也以我求人實難人之求我又何難之有哉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於此斷矣東北難之所在而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蹇惟九五體離離為南方之卦大中至正而自立於无難之地以受天下之歸其餘五爻皆有震坎艮之象馬震坎艮者東北之卦也是故初六往蹇而來譽九三往蹇而來反六四往蹇而來連上六往蹇而來碩惟六二蹇蹇而无往來之辭也人臣之義不得不

然匪其身之故也蹇之為難不其然乎

初六往蹇来譽象曰往蹇来譽宜待也

初六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六二之坎故曰往蹇来譽坎北也艮東北也難之所在也以是而往宜其蹇矣然艮有止之象焉静以待其求斯為譽矣居一卦之卑處衆人之下居易以俟命見險而能止知幾之君子也其致譽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来譽宜待也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匵

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其

初六之謂與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九五而承

於九三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王臣蹇蹇五在

天位故有王象二在地位中正而應故有王臣之象

蹇難也蹇蹇者難之甚也二應五而閡於三是以謂

之蹇蹇也諸爻皆言往蹇六二獨言蹇蹇何也彼皆

遇險而止是以有往來之辭二上應五離坎相配是以蹇蹇而不休也故曰匪躬之故夫六二之中正柔順豈行險以僥倖者乎人臣之義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匪其身之故也雖知險難在前勢有不得避若志在於利其身而冒險不顧欲无咎得乎哉故子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語曰事君能致其身記曰臨難毋苟免六二之謂矣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上體為坎下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于上六而介於二四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往蹇来反震動也坎陷也皆東北也以是而往宜蹇也二五之配也四與上五之鄰也三往而求欲无蹇得乎然三體乎離離南方也知東北之窮西南之利必將反於无難之地矣九五大人也公天下以為心而不私其利也来而得反不亦宜乎故子曰往蹇来反內喜之也反之言復也喜之之辭也夫冒險而行者往

而不得進則退而無所歸今九三往蹇而猶不失上六之應故內喜之也說者皆以六二當之夫二之所為蹇蹇者三為之難也王臣之義猶匪其窮而喜於九三之反何哉故曰內者三自謂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六四上體為坎下體亦為坎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連於三五之離故曰往蹇來連坎北方也又无其應是以往蹇剛柔相濟是以來連故子

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陽為實以陽居剛故曰當位

九五九三之謂矣往者屈也来者信也以人求我則

利以我求人則難也或曰諸爻剛柔皆以往為蹇来

為利苟皆不往孰為来哉曰日往則月来月往則日

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来暑往則寒来寒

暑相推而歲成焉未有往而不来者也未有来而不

往者也所惡夫往謂其犯難而往者耳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来九五之所謂朋来也徯我后后来其蘇

六四之所謂来連也夫豈頑然不動而物自来乎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九五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乎六二而介於四上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大蹇朋来大者陽也朋者衆也剛健中正而立於險難之中是大人之蹇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之卦也六二遠而應之六四上六近而附之是以謂之朋来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九五之謂也故子曰大蹇朋来

以中節也夫惟中道而立往者不追来者不拒故能措身於无難之地天下之不中者莫不於此而取節馬夫是以朋来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九五二爻皆離而三又震也故曰往蹇来碩吉碩大也上蹇之終宜若无難矣然猶曰往蹇云者未離乎

東北也應乎三而閡於五是以謂之蹇也比其來也水火相逮有既濟之象焉夫是以謂之来碩也故曰吉又曰利見大人大人九五也上志應三而利於見五何也曰五在西南无難之地也上不見五則无以達於三五既濟之於蹇而不享其利使上六九三得以相配五之所以為大人也故子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内者三也貴者五也或曰陽為貴陰為賤焉知其不為三而為五乎曰以陰視

陽則陽貴而陰賤以三視五則五貴而三賤繫辭曰三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九五在上而三為貴乎諸爻惟上六言吉者蹇至是而後通斯為吉矣

震坎離坎

艮坎離坎

坎下
震上
解

序卦曰蹇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解之成卦蹇之反也自蹇之解坎反居下艮變為震

二五相易而成也所以為蹇為解者二陽陷於四陰

之中也艮止也坎險也震動也遇險而止止在險中是

以為蹇也出險而動動在險外是以為解也艮為山坎為水震為雷坎為雨水在山上不能以及物是以為蹇也升而為雲降而為雨然後草木昭蘇昆虫咸若是以謂之解也解之名卦不獨因蹇而成蓋亦因屯而得之屯坎震也解震坎也坎之氣在山為泉在川為水在天為雲在地為雨雷雨之動湍盈而為屯及其沛然也斯為解矣物不可以終難受之以解此其義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下坎上震成卦曰解者初為坎二為離三又為坎四為震解之言緩也難紓而未平也詩云民亦勞止訖可小康解之謂也坎險也震動也出險而動動在險外宜若无難矣然猶曰解云者為其中有離象焉坎

陷也離麗也一麗一陷未離乎險是以謂之解也然陷麗之象同一為蹇一為解者則震艮之反復而坎之前後也震東方也坎北方也皆難之所在也謂其有離象焉離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夫是以謂之解也故子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復吉有攸往夙吉何謂也曰難在東北則西南者无難之地也解之二陽皆體乎離而九四則體乎震者也解之九四即蹇之九三也解之九

二即蹇之九五也蹇之成卦止乎險中是以利西南不利東北解之成卦出險以動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言東北之不利也蹇利西南謂九五也解利西南謂九四也不利東北謂九三也其來復吉謂九二也九五居外卦之中故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九三居內卦之終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九四居外卦之初而體乎震得以貴下賤之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九二居內卦之中而體乎離得剛中不過之

義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利見大人者申言蹇利西南之爻也九五之謂大人也有攸往夙吉者申言解利西南之爻也九四之謂夙也故均曰往有功也大抵當蹇之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所謂得中而往道窮而止者也及解之時見幾而作不可不夙險難既平不可不復所謂往則得衆來則得中者也夫子既釋彖辭又敷暢其義解自坎而出震於方為東於時為春於象為雷雨春者萬物舒緩之時雷雨者萬

物之所以舒緩者也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菓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天下禍亂有聖人者出而治之其威如雷霆其澤如雨露民居塗炭之中使有更生之意豈不猶百菓草木甲拆之象乎解之時義斯為大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震也雨者坎也雷行雨施解之象也君子以赦過宥罪者法解緩之義也今夫雷雨之象是威德並

行之譬也而獨言赦宥則刑戮之事不議而彰矣聖人以為平難之時刑人殺人出於一時之權非能折獄而致刑明罰而勅法不可以訓後世故但言赦宥而已由是觀之古之赦宥大抵皆承禍亂之餘蕩滌舊染與民更始如雷行而雨隨之民不怨雷霆之暴而喜於膏澤之流也漢祖入秦約法三章大赦天下得其義矣後世因之常歲赦宥以幸小人而以為合於經義豈不過哉

雜卦曰解緩也

解之為卦以雷雨解緩而成其在諸爻以君子緩民為義漢龔遂有言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而後可治何則上失其道民散已久難解之後豈能以一朝而革之哉張其綱紀敷其教化優柔寬緩日漸月漬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君子緩民之道也蹇解諸爻本相因而為義聖人互發其旨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在蹇之時剛柔皆蹇故但言處蹇

之道不利東北而利於西南至解之時剛柔皆解故以二陽為君子四陰為小人言君子之所以治小人可緩而不可急也是故九二黄矢而貞吉九四先解而後拇君子所以緩之道初六交際而无咎六五有孚而自退六三致寇而誰咎上六獲之而无不利小人之所以緩而不敢有爭心也解之為緩斯其旨矣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初六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承

於九二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无咎解之初六即蹇之上六也其在於蹇利見大人矣而況於解乎蹇利西南而不利東北上之應兼乎離震故有往蹇之辭解利西南而无東北之不利則初六之所承與其所應皆為无咎矣乃蹇之二陽一為得中一為道窮者為其蹇而不相得也解之二陽一為攸往一為來復二者相濟如出一人者謂其解而不相悖也初六當難解之初居最下之地致恭盡禮以接二陽蹇

難之解與有力焉又何咎之有哉子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後三陰者皆據高位而乘剛者也其能免於咎乎亦猶剥之諸陰皆為有凶而六三猶言剥之无咎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夫豈惡其負哉惡其乘也由是言之初六之无咎明矣聖人之言簡而當也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而介

於初三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田獲三狐得黄矢離為弓矢為田漁坎為狐故有田獲之象九二剛中故有黄矢之象黄中色也矢直物也君子之譬也狐陰類也其為性隠伏喜妖而善魅者小人之譬也解之九二即蹇之九五也是解難之主也然居内卦之中則所謂其来復吉者君子之平難也治其姦邪而信其剛直得中而已不可過也過則有獸窮之慮矣故子曰貞吉九二一田而三獲得其黄矢以此為貞斯

為吉矣何則解有四陰既獲其三懼其乘勝而前知得而不知喪故戒之云爾蓋公為曹參言治道曰治道去泰甚者耳其九二之謂乎故子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下體為坎上體亦為坎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震

也故曰負且乘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離為君子坎為小人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以六居三小人而在高位負且乘之象也九四在上故三為負九二在下故三為乘以三而負四則以位而慢其上也以三而乘二則以勢而暴其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慢其上而暴其下則致寇之道也故曰致寇至今夫小民之家無故得財而為暴慢之行則不旋踵而盜至矣況夫居高位而食厚禄又以暴慢行之乎

故子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之謂也寇者誰也謂
六三也三既為負乘又自為寇何也曰坎為小人又
為寇盜三有重坎之象是以既為負乘而又為寇也
彼皆陰柔小人相與群居无信不能不相詐无禮不
能不相瀆見其慢藏是以有穿窬之心說者乃以九
二九四當之則失之遠矣寇盜者小人之所羞為也
而謂君子為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以負
而乘斯謂之盜矣而又重坎焉是故有躡其後而取

之者也故曰貞吝以此為貞羞吝宜矣子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明寇盜之象不在他爻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下體為離上體為震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而介於三五之間三爻皆坎也故曰解而拇拇足大指也足動而拇先焉故易凡言拇者動之速也解者緩也解而拇者先緩而後速也離南方故

為緩震東方故為速四居外卦之初先離而後震解而拇之象也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將欲速之必固緩之解之道也解有四陰二陽或以遠而應或以近而比惟初六一爻之於上六勢不相及三狐既獲又何往乎九二之於上六勢不相比難解而未平之象故曰无所往其來復吉九四之於上六則同體相連苟為不往則難无時而平矣故曰有攸往夙吉夙者速也投機之會

閒不容髮先時者未至後時者无及使四安於解而不志於動志於動而不務於速則是利西南而不往有攸往而不夙也其能有濟乎故曰朋至斯孚朋者衆也陰為朋初三五上是也孔子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成湯之信著於征葛文王之信著於戡黎天下之人信其有救民之志而無害物之心是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故書稱克寛克仁彰信兆

民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象之所謂往得衆往有功者也故子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夫難既解矣而猶不忘動者豈其喜功而好大生事以為樂乎為其以九居四未當其位故也進至於五位乎中正則利見而已尚何拇之云乎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坎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於九二而乘

乎九四二爻皆離而四又震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者緩也孚者信也離為君子坎為小人故也夫五者人君之位也以六居之而又坎焉是陰柔小人之所附也小人而在君側可謂難去矣寛之則其黨易散急之則其交必合懐之則革面而復從疾之則含怨而致毒是以君子之治小人惟有維之而已乎其忿疾之心開其自新之路格則承之否則威之優柔而勿廹哀矜而勿喜然後小人知君子

之不為已甚也亦莫不孚而自知退聽矣是故九四言朋至斯孚六五言有孚于小人蓋相因之辭也漢之竇武何進唐之李訓鄭注皆欲除君側之惡人卒以不克而隕其身危其國者惟不能緩之而與之為仇敵故也故子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或曰六方居五以何故而退乎曰九四震也六五坎也震下坎上其卦為屯坎下震上其卦為解今也居解之時而震在坎上不能久矣震為春坎為冬震為旦坎為夜日

出東方羣陰伏矣雖欲勿退其可得乎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艮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六五之坎連於九四之震震又離也故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艮為黔喙之屬故有隼象又為土而在卦之最上故有高墉之象六五既退則九四遇之矣離為弓矢震為動故有公用射之象係之公者明其

在四而非五故也當解之時三陰退聽而无敢爭惟上六一爻據高險之位以為二陽之勢有不能及故傲然无順服之心猶之從田既獲三狐而鷙害之禽獨在高墉之上必挾其器而待其時擬之而後發發无不中矣故曰獲之无不利而子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九四之震兼體乎離狐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其器矣上六之艮止而不去在解之時利有攸往有其時矣一射而獲何不利之有哉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說者乃以六三為高墉之隼而射之者上六不又悖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史廷甦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經傳集解損益卷二十一

宋　林栗　撰

兌下艮上　損

序卦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損之成卦解之變也自解之損坎變為兌震反為艮

分陰分陽而成也坎為川兌為澤坎變兌者損川而為澤也震為長艮為少震反艮者損長而為少也解有二陽四陰陽為寡陰為衆分陰分陽者損有餘以補不足也解之成卦坎下震上皆陽也其四象則為陽者三為陰者一其八卦則為陽者六為陰者二變而為損則二儀四象八卦皆適平矣是損之道也方解之時上下二卦皆一陽而二陰私家之藏或擬於公室天子之富不越於諸侯於是之時損下益上固

其宜矣其曰緩必有所失何也曰難解之時事從寬
緩茍可以順民之欲與之更始无所不為若夫綱紀
條目必求其備則寛緩之政有不暇施矣故曰緩必
有所失受之以損其有所闊略之謂乎損下益上於
是為稱矣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下兊上艮成卦曰損者初為兊二為震三為坤四為艮損之言少也損有餘以補不足也艮為山兊為澤山髙而澤深謂之損何也為其有震坤之象焉坤為土震為動山下之土為澤所動則山損其髙澤損其深斯謂之損矣損之為卦損剛益柔損下益上故學者皆以泰否言之然彖言二簋可用享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若以泰否為説則盛衰之始難言其義

而二簋之享非其時矣蘇氏曰兊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為兊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為艮則益上也信斯言也六子之卦何獨不然而獨損益名之乎大抵損之為名由有餘而起也益之為名自不足而生也方解之時上下二卦皆一陽而二隂則下為有餘故損之以益上及損之時五晝在上其四在下則下為不足故損上而益之所謂損益盈虚與時偕行也然則損未嘗无益益未嘗无損何自為損何自

為益乎曰損益以盈虛為辨也損九三以益上六則三與上皆損故謂之損損九四以益初六則四與初皆益故謂之益二五者損益之主也在損則六居五而九居二是損也在益則六居二而九居五是益也此自然之數也山澤為損者山摧則損澤澤動則損山也風雷為益者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雷也此自然之象也損下益上君子以為損損上益下君子以為益此自然之義也故子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何謂也曰此言六爻之義也有孚元吉者謂六三六五也三居下而損之以益上五居尊而自損以益下故也三之辭曰一人行則得其友有孚之謂也五之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元吉之謂也无咎可貞者謂九二上九也是二陽者未嘗自損也為其居陰則已虛矣若又損之則為太甚弗損可也故二爻上爻之辭曰弗損益之无咎可貞之謂也利有攸往謂初九六四也初九之剛

不可不損六四之柔不可不益故也初之辭曰已事遄往无咎四之辭曰損其疾使遄有喜利有攸往之謂也所以然者損益之義由有餘不足而生若多寡適均則无所損益矣是故有孚然後元吉无咎然後可貞有攸往然後利皆互文以見義也故子曰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夫子於此數言无所解釋但加一而字以明之義自彰矣說者乃謂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可貞利有攸往誠如是也毋乃辭費

乎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何謂也曰此聖人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享享親享帝謂之享享諸侯亦謂之享方損之時百物不足以備禮苟病其儉陋而廢之則不事天不嚴父咎孰大焉不惠諸侯不樂嘉賓闕孰甚焉享多儀備物必致其豐則是損人而自益殘民以奉神神弗之福也而況於人乎聖人於此則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享大禮也二簋者至約之數也夫時所當損雖至約之物而可以

用於大享之禮况夫禮不及享而物有過此者乎子路曰傷哉貧也生无以為養死无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形還葬而无椁稱其財斯之謂禮燔兎瓠葉菜羮瓜祭皆其義也自漢以來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當其儀物有少不備寧廢之而不舉盖不知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詳孔子此旨不但謂二簋用於難解當損之時如曾子云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

之以禮則二簋應有時矣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則損剛益柔有時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則損益盈虚與時偕行矣由是言之損益隂陽升降之理聖人則與時偕行而已説者乃以損下益上為聚斂刻剥之義然則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徃者其義安在也孔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是益不必賢於損損不必不如

益也時所當損不可不損時所當益不得不益此損益之義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者艮也澤者兌也山下有澤損之象也君子以懲忿窒欲者取諸山澤以為戒也清清之水蟻壤汨之巍巍之邱蹄涔齧之忿之移人猶山之損澤也欲之侵人猶澤之損山也子曰忿思難禮曰忿毋求勝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可无懲乎書曰欲敗度禮

曰欲不可從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无窒乎是故欲全其為山則捍流潦欲全其為澤則禦隄潰是懲忿窒欲之義也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益二卦以盈虛消息而成其在六爻以終始盛衰為義何則始乎損者卒乎盛也始乎益者終乎衰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曰夫子何歎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

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在輿遇三人下之遇一人式之謂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是故損益諸爻以陰居剛以陽居柔者應損之義以陽居剛以陰居柔者應益之義豈特其本爻為然又將取承乘而別之初之遄往四之使遄者剛柔之偏勝也二之利貞五之元吉三之得友上之得臣者盈虛之相補也始於遄往終於得臣者始損而終盛也始於大作終於勿恒

者始盛而終衰也損而不已必益益而不已必決始終之辨不其然乎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艮而承九二之震故曰已事遄往无咎已止也遄速也

初九之陽可謂有餘矣又承乎陽則益之又益者也

初居最下之位而兼有餘之資在損之時當損下以益上滿而不損必有決之者矣宜止其事而速往以

益四乃為无咎也故曰酌損之酌取水也詩云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艮為山兊為澤以澤益山故有酌損之象初九之陽六四之隂皆為有餘然酌而損之在於初也子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者上也謂六四也裒多以益寡損有餘以補不足則與上合志不亦宜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九二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坤

而介於初九六三之際故曰利貞征凶初九陽也六三陰也二居其間剛之得中也六四陰也上九陽也五居其間柔之得中也征猶往也貞猶固也損道上行二動而順其往宜也然九二六五既已損而中已若又損之不已甚乎損之已甚物所不堪故以二五為貞則利征斯凶矣故曰弗損益之說者或謂二弗宜損益之可也夫過猶不及其咎均耳如二五者弗可損弗可益剛柔相須多寡適稱中庸之道也故子

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志非心志之謂書曰若射之有志是也中道而立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斯以為志而已矣或曰損之已甚何遽凶乎曰漢高帝唐太宗古今納諫之主也蕭何為民請上林弃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宫太宗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无髮乃稱其意向非魏鄭公王衛尉之對二人者亦幾不免矣征

凶之戒可不知乎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上體爲坤下體爲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上九而乘九二二爻皆震也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之成卦損九三以益上六也初二皆陽至三而變是三人同行獨損一人也六三獨行與上相應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三人行而損

一人何也兩則合三則疑也數起於一合於兩成於三成而不虧者未之有也一者始也二者中也三者終也終而不變者未之有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相得其一人者可无損乎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損其一則悔吝隨之矣一人行則得其友何也天下之物未有无其偶者貳其心則同室而不應一其志則千里而相求今六三一爻體乎坤巽而其所應與其所乘皆體乎震若不棄九二而欲

求上九未有能得之者也故子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又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言致一也天地之所以化醇男女之所以化生皆以其精氣之相交絪緼之相感故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若二其情而睽其志則生生之道廢矣三之得友其致一之謂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

下應乎初九之兑而介於六三六五坤巽之間故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偏陰偏陽謂之疾陰陽相得謂之喜六四以陰居柔而承乘皆陰可謂疾矣初九之剛酌而損之是損其疾也遄之言速也艮為止兑為說艮兑二少有相與之情焉初九已事而遄往六四損其疾而使遄也使者物或使之非其自能也損初九以益六四故初言合志而四言有喜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未有不相須以成者有喜无咎不亦宜乎

故子曰損其疾亦可喜也甘酸之不節淫溺之不禁雖有盧扁之醫丹石之劑其能有益哉能損其疾斯為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坤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九三而乘上九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六五之義見於九二固宜无所損益矣然而或益之者何哉自天祐之非人

之所能為也非其求而得之是以謂之或也書之所謂謙受益孔子之所謂自損必有益之是也夫以二五之得中固已足乎已而无待於外矣而上九之富又自上而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十朋數也朋衆辭也爾雅有十龜之名漢書斯莽傳有十朋龜貞之說龜者决疑之物神明之所寓也自二至上有龜之象焉離為龜頤為靈龜是也書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

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今也十朋之龜莫之能違其為元吉也可知矣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謂之元吉也或曰十朋之龜直謂卜筮而已乎曰非也賢人君子智謀之士國之所賴以為著龜也六五之君九二之臣既相與以為治矣濟濟多士生此王國考古以詔今忘軀而徇主者皆十朋之龜也或曰六三上九聖人方以致一明之而乃為六五之益何也曰六五者損之主也上九者損之終

也由六三而言則一人行而得其友由六五而言則上下剛柔皆五之所為損益也上九居損之終自上祐之謂之益也不亦宜乎故子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嗚呼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豈以物之豐儉為厚薄也哉損之享也至於用簋而自天祐之獲十朋之龜王者之所以事天可以鑒此矣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而乘六五二爻皆坤而三爻巽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上之弗損益之无咎貞吉與九二均也然二為征凶而上為利有攸往何也曰此雜卦所謂盛衰之始也在損之時始乎衰而卒乎盛九二在卦之下損而得中又欲何往乎是以往凶也上九居卦之終窮則變矣由損而之益是以利有攸往也故曰得臣无家上為震三為巽三也者上之臣也三去其朋

獨行以應上故有得臣无家之象為人臣者以身狥國不顧其家茍人主得而用之何功之不立何事之不成哉是以利有攸往也故子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益之初九即損之上九也益之象曰利有攸往其初爻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其大得志之謂乎

巽艮坤震

震下
巽上　益

艮兌

序卦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益之成卦損之反也自損之益艮反為震兌反為巽上下相益而成也益之九五損之九二也益之六二損之六五也六居五而九居二是以謂之損六居二而九居五是以謂之益也艮兌為少震巽為長自少而長益之象也或曰陽為益陰為損損二陽在下其一在上至益而反之為損上而益下也曰損下二陽

其實兊也益下二隂其實震也陽為實隂為虛陽為寡隂為衆未可以竒偶而分損益也以隂居隂以陽居陽則謂之益以陽居隂以隂居陽則謂之損斯為可矣損之為言不足益之為言有餘損益二卦其畫皆九其五在上其四在下是損下而益上也其五在下其四在上是損上而益下也震巽為益兊艮為損震巽者長養之日而兊艮者斂藏之時也損益之義於是乎取之矣物極必反道窮必變兊艮之後繼以

震巽損而不已必益豈不然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下震上巽成卦曰益者初為震二為坤三為艮四為巽震為雷巽為風雷下而風上謂之益可乎曰未也為其有坤艮之象焉坤也者萬物之所致養也艮也

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致役乎坤而成乎艮斯之謂益矣故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元元之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也不亦宜乎震自損之上反居益之初在六二坤象之下坤為民震為動動而得民者以其下之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不亦宜乎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何謂也曰震為動而在卦之下有攸往之

象馬兌為澤而在卦之上有大川之象馬巽為木而震動其上有乘舟利涉之象馬益有二震初九者動之始也九五者位乎中正也其動之始也應乎六四之巽其位乎中正也應乎六二之坤是以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昔之欲用其民者必能損巳以益之是故可與赴白刃蹈水火而忘其死矣故子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益道乃行益字誤為木伊川程氏辨之矣說者以卦有木象故不取程說非也

或難曰乾自配坤震自配巽今吾子以乾遇巽震遇坤皆強而合之何也曰乾為金巽為木陽金陰木是以謂之合也震為木坤為土陰土陽木是以謂之合也豈茍云乎哉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暢之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何謂也曰震巽者乾坤之一索也覆而取之有兊艮焉兊艮者乾坤之三索也震為元巽為亨兊為利艮為貞而中含坤象坤為地為母萬物之資生也

是以言日進无疆也震為東巽為南兑為西艮為北是以言其益无方也震為春巽為夏兑為秋艮為冬是以言與時偕行也損之與時偕行亦如是爾聖人以咸恒言夫婦始終之道以損益言上下盈虛之理文雖參錯而旨則同歸學者可以深求而自得之也不然則震巽成卦奚取於无疆无方之義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者巽也雷者震也雷上風下則其常也風上雷下

是相益之義也雷下則風高而益號風上則雷近而益震是之謂益矣君子見善而遷則過日以遠聞過而改則善日以崇亦猶是爾及其相益而不已也則雷風作莫測其鼓之舞之之形君子之行孰知其遷善改過之跡是以擬而象之也傳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又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遷善改過為益也宜哉故曰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損先難而後易益長

裕而不設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裕猶益也遷善改過所以裕其德而興利也懲忿窒欲所以修其德而遠害也由損而益所謂先難而後易也其益无方所謂長裕而不設也

雜卦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雜卦之義已解在前以陰居剛以陽居柔則謂之損以陰居柔以陽居剛則謂之益是故損之初九六四為益而不為損益之六三上九為損而不為益四爻

之象皆不應卦義然初九已事遄往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六三益之用凶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何也初九六四損之始也志在於損而始乎益必能損下以益上是故有喜而无咎也六三上九益之終也志在於益而終乎損者豈其情哉其必有決之者矣是故立心勿恒凶也乃若初九之无咎六二之永貞六四之有孚九五之元吉則應其義矣上下相孚以成其益元吉无咎不亦宜乎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九震也以陽居剛而在卦之最下應六四而承六二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利用為大作大作者大有為也益之初九損之上九也自上而来在坤之下得以貴下賤之義故上言利有攸往而初言利用大作也震為動坤為民故有為民大作之象坤順也巽巽也由動而巽順以成之事行而不悖令出而无

違是以作而无不利也故曰元吉无咎既曰元吉而又曰无咎何也興作之事勞民動衆吉而未免於有咎者多矣是以既曰元吉而又曰无咎與師吉无咎之義同也子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字誤為不下下者彖之所謂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者也損已以益人自上而下下仁厚之事也元吉无咎不亦宜乎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長民之道也時君世主所以作不順而為无成者惟宫室是營臺池是葺從一已之

欲而咈百姓之心也君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孔子之稱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夫如是又何咎之有哉繫辭曰斵木為耜揉木為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皆厚下之事也益

以興利其斯之謂矣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坤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九五乘初九

二爻皆震也故曰或益之九五六二既相為益矣而初九之剛又自外来益之是以有或益之象也故曰十朋之龜勿克違永貞吉自初至五有龜象與損之六五稱龜同也益之初即損之上益之二即損之五是以二爻之辭畧同所以異者五為元吉而二為永貞吉君臣之道也或曰予謂十朋之龜賢人君子之象人君獲之是以元吉六二既非君之道何以亦言十朋之龜乎曰卜筮決疑達于上下豈直王者用之

哉周公相成王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惟恐失天下之賢人者重十明之龜也若曰居人臣之位以身任天下之重而无賴於多士者吾未見其能濟也賢者為之謀智者為之慮夫豈皆其智力之所及哉其必有陰相之者矣故五言自上祐也二言自外来也皆係之神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龜筮之无違天人之咸助而能永保其貞斯人臣之吉矣故又曰王用享于帝吉王之享帝與臣之享上其義一也位乎

地而應乎天體乎坤而順乎震是豈以犧牲玉帛為享者哉固有以當天心矣損言二簋於象益言享帝於爻蓋互發其文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上體為艮下體亦為艮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九之兌而介於六二六四坤巽之間故曰益之益之六三損之六四也在損而居四故宜損其

疾在益而居三故宜益之也當益之時損上益下六三承乘皆陰而又以陰居之宜損上九之剛以益之斯為可矣然艮為山兌為澤相與為損而不為益上九居益之終以高為說非能自損以益下者也故曰用凶事无咎凶事有三有札瘥之政有死喪之禮有兵革之事今益之時損上益下其凶荒札瘥之政乎艮為冬震為春民食匱於冬則王澤行於春故有救災恤凶之象夫損上益下亦不可以為常也唯用之

於荒政則无咎矣故又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謂九五也五體乎震故也有孚謂六四也四於三為近而五為孚也圭於古者以為信若今符節之類周官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是也四體巽巽為命令為潔齊故有告公用圭之象六三宜益而莫之益上九宜損而不自損以六四之才孚于九五而請命於中行自五有命告之用圭是以用凶事而无咎也子路為蒲宰與民修水備閔其匱餓而予之一簞食

一壺漿孔子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曰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汝食饋之是明君之无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漢汲黯矯制發河内倉粟以賑饑民苟非有孚于上其能无咎也哉子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當益之時不能使家給人足而至用凶荒之政固有其咎矣然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賑乏曾何咎之有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上體為坤下體為巽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初九而乘九五二爻皆震故曰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益之六四損之六三也在損而居三故言得友在益而居四故言遷國也初者四之配也故初言利用大作而四言利用遷國互明之也中行九五也初九六四雖有大作之宜然必孚于九五告而從

之然後可為也依猶從也詩云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興作之事无大於遷國者然且從之則小者可知矣

傳曰懷與安實敗名又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先王

知其然是故通其變使民不倦商之賢王不常厥邑

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盤庚之籲衆曰若乘舟

汝弗濟臭厥載此益之所深戒也故其象曰利有攸

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六四皆有利用之辭變通之義

也以六四之柔順九五之中行謀无不從計无不合

斯可以大有為矣故子曰告公從以益志也九五之志在於益下則其從之不亦宜乎益志者惠心之謂矣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震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應六二而乘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震巽配也震坤合也震者萬物生長之時而坤者溥

博无疆者也九五居得致之位操能致之資有至誠惠下之心勿問其親踈遠近此疆爾界而一視之六二自遠而應六四自近而比相與為益民說无疆至於初九之大作六三之凶政无不得其所欲信乎德施之普矣謂之元吉不亦宜乎益之五即損之二也在損而居二故為利貞在益而居五故為元吉也或曰當益之時損上益下而九五處於至損乃為元吉何也曰有若不云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是故初九六四者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也六二九五者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有孚惠我德我之有孚于人則人之有孚于我固其宜也君之愛民如其子則民之愛君如其父母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是所謂有孚惠我德也故子曰上有至誠惠下之心下有至誠德上之意何欲而不得何求而不遂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

或擊之自外來也

上九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六三之艮而乘九五之震故曰莫益之益之上九損之初九也在損而居初故能酌損之在益而居上故莫之益也初九之於六四九五之於六二我有以益之彼亦有以益于我是以元吉无咎上九之於六三我无以益之彼亦莫肯益于我相與為損日朘月削至於亡而已矣故曰或擊之當益之時九五居尊受天下之益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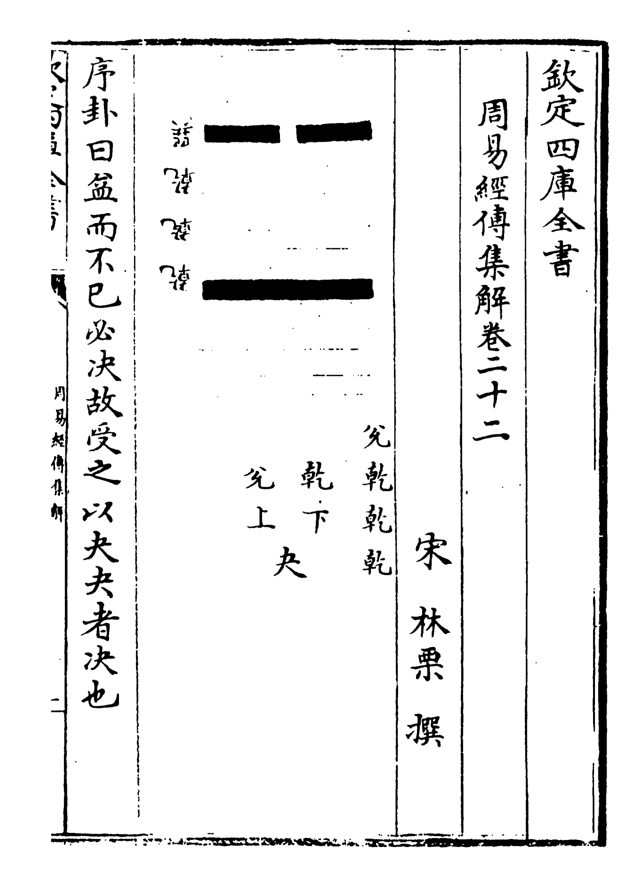
上九傲然據於其上不能自損以益下或擊之也不亦宜乎周芮良夫諫厲王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苟或專之其害多矣故曰立心勿恒凶恒久也變而通之恒久之道也在易之恒雷風相與者也其在於益風雷相益者也使益之上九能變而通之斯可以久而无咎矣求益而不已貪利而无厭真无恒之人也其凶宜哉故子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我莫肯益物物莫肯益我皆私已一

偏之辭也六三之艮雖與上不能相益烏能反害之哉然則或擊之者自外来也或曰易以上卦為外下卦為内初九六二内卦也謂之自外来何也上九外之極也擊之者亦自外来何也曰子不云乎自損者必有益之故損之六五得益於上九反而為益則益之六二得益於初九謂之自外来者明其自上九而来也自益者必有決之故益之上九居外卦之極乘九五之剛有澤上於天之象益雖利涉大川然至此

而後決謂之自外來者明其將變而為夬也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六二上九之辭皆稱或而夫子明其自外来也謂夫禍福之无方吉凶之不測是以君子畏之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故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上九陽也陽為動而乘五之尊危以動也其體兌兌為口舌而當震之威懼以語也其應艮艮為止而不能自損以益之方且求益而不已是无交而求也傷之者至不亦宜乎或曰初九之於六四六二之於九五既相益矣上九苟自損以益六三則三與上皆益豈非益而不已者哉曰上九苟自損以益六三則一陰一陽離下坎上既濟之象也烏有一偏之咎哉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一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

宋 林栗 撰

兌乾乾乾

乾下
兌上
夬

序卦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夬之成卦益之變也自益之夬震變為乾巽反為兌一陰五陽而成也夫所以為益者損上而益下也益而不已則上九之兌乘乎九五之尊兌澤也五天位也澤上於天其勢必決故取二爻之象以為一卦之體然後澤上於天著見於外而夬之形成矣昔夫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烏有滿而不覆者哉然則益之上九求益而不已是以決而去之兌反居四從天而下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下乾上兊成卦曰夬者自初至三皆為乾而四乃兊也乾為天兊為澤乾者陽之至尊兊者陰之至卑莫高乎天莫下乎澤今而反之澤上於天未有不決者也乾為金兊亦為金兊澤中之金有礦鑛之氣而乾

之為金精明堅剛柔粹者也以頑鐵之金而乘堅剛之利未有不決者也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五陽而決一陰是以謂之夬也陽自復臨泰壯浸長而消陰至夬而後決也或曰五陰消陽謂之剝五陽消陰謂之夬其義何也曰剝剝也剝果謂之剝剝廬謂之剝山附於地謂之剝凡此者皆物宜在上者也剝而落之是以謂之剝也夬決也決水謂之決決癰疽謂之決澤上於天謂之決凡此者皆物宜在下者也決而

潰之是以謂之夬也故子曰健而說決而和乾健也兌說也內健則不拄外說則不爭健以爲決說以爲和君子之治小人也順其勢而利導之若決積水於千仞之上功成而无後患者健而說決而和故也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何謂也曰九五天位也王者之象也庭外虛也九五爲王宮故上六有王庭之象揚播也上六爲巽巽爲風爲號令故有揚庭孚號之象所以揚于王庭者以五陽

進而一陰乘之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小人而乘衆君子其義不可以不決也小人一而君子衆其勢則可以決之矣是故揚于王庭正明其罪而決之也孚信也厲危也君子至衆小人至寡雖曰可決有危道焉何則上下无陽則一陽者衆陰之所求也上下无陰則一陰者衆陽之所與也今上六之陰雖處至窮之勢然九五與之為比九三與之為應九四與之同體其免於係累者獨初九九二耳初九九二遠於

上六雖欲决之其勢有所不及彼三陽者苟或陰為之主其危不亦近乎然夬之諸陽皆體乾健之德其肯係累於小人而瀆君子之朋哉故曰有厲曰有戎曰有凶有之為言不必然之辭也五陽相信而不忘於號令知其危而戒之斯有萬全之勢而無一跌之虞矣邑内也戎外也九二之惕號告自邑者也九五之夬夬即戎者也夫以五陽而决一陰有百勝而無一敗自常情觀之宜若無足憂者然薫狐有鑿城之

嫵灼蟲有焚木之慮鳥獸之窮猶能攫搏而況於人乎是故勞心以務外者不若治内而外自平窮兵以服遠者不若修近而遠自至舜舞干而苗格文王修教而崇降此告自邑不利即戎之義也然則利有攸往何謂也曰兵法所謂歸師勿遏圍城必闕者豈將縱舍之而已乎蓋傻游寬緩而取之耳夫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天下皆君子也不幸而小人在上託附於至尊而乘君子之隙擊之則懼於不勝而反受其禍

舍之則小人不除常在君側未有不害治者也是以夬之君子夙夜危懼更相儆戒常若寇至苟吾黨之志堅而不可動則小人自當退聽革心易慮化為君子矣苟為不然然後揚于王庭决而去之所以為健而說决而和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者也故予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有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其危與否之九五其亡之義同當夬之時尚於剛决苟專其

所尚能剛而不能柔乃取窮之道也小人雖不可不防而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長是以利有攸往由夬而爲乾則剛長之終也可不務乎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者兌也天者乾也澤无在天上之理而此象言之者謂澤之氣上蒸于天也澤蒸于天勢无不決必將降而爲雨也君子者民之所望以爲膏澤者也既已得時得位在王庭矣又可吝其澤而不施乎故用夬

之象施禄以及下則自天而降沛然无不被矣然澤之為雨天之施也君子之及物人主之德也若居而有之是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也以兊而乘乾以六而乘五其能以久安乎故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也或曰需之象曰雲上於天需雲者坎也坎為水為雨不曰雨不曰水而謂之雲不曰夬而謂之需何也曰坎流水也兊止水也為其流也故或為雨或為雲為其止也故為澤而已雲之在天流行散徙未必

皆為雨也是以謂之需也澤之在天有下而已雖欲不雨其可得乎是以謂之夬也所以然者陰陽和而後雨坎之從乾皆陽也是以雲而未雨也兌之從乾則剛下柔上矣膏澤之降不亦宜乎

雜卦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之為卦以五剛一柔而成其在六爻以君子決小人為義不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者此聖人之深旨也雜卦六十二皆一辭而已蓋有合

兩卦而言之者獨夬姤疑於辭費夬之四言又係於
雜卦之末其辭非隱奥難曉學者可以不問而知故
莫肯深考以爲偶然而已可不惜哉夫以五剛而决
一柔君子之道可謂長矣而小人之道其窮若此能
勿憂乎我盛而長則無意外之慮彼窮而憂則有先
事之防然則以五剛而决一柔吾未知勝負之所在
也樂毅破齊下七十餘城所未下者莒即墨二城耳
夫差破越盡有其地以甲楯五千棲之於會稽然即

壘終以破齊而復燕會稽終以滅吳而霸越是皆窮而憂者也齊湣之敗夫差之亡皆百勝而無憂者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夬之六爻未嘗不丁寧而儆戒之初九有不勝之咎九二有莫夜之戎九三有壯頄之凶九四有无膚之悔九五有莧陸之咎上六有无號之凶者誠以戒盛而長彼窮而憂故也是故夬之君子不患其不剛而患其不能柔也不患其不健而患其不能說也不患其不決而患其不能和也不

患其不往而患其即戎也是故夬之六爻以剛居柔者處夬之善者也以剛居剛者志於夬而已聖人之所甚懼也然初九最遠於上六不往則无咎矣九三與上六為應遇雨則无咎矣九五切近於上六中行則无咎矣惟九二之惕號九四之次且乃為善也或曰雜卦之義既得聞矣敢問係於諸卦之末亦有其說歟曰此彖之所謂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者也不利即戎故丁寧諄復不以為煩利有攸往故係於諸卦

之末明其一變而遂為乾也聖人之旨可不究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二二亦乾也故曰壯于前趾趾所以行也壯趾則欲行而已乾健也剛亦健也以剛居剛以健濟健有進而已聖人之所以戒之也故曰往不勝為咎夬之諸爻大率與壯相類所以異者大壯四陽夬五陽耳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者以初在下故謂之趾也

而又益以一陽故夬之初九曰壯于前趾明其勢益
强則其志益鋭也然五陽之勢足以决一陰而无疑
所以朝夕儆戒而莫敢先動者有所待焉而初九處
最遠之地居最下之位以欲進之心持必决之志不
量其力不度其時往而不勝是自爲其咎者也非不
幸也慶歷中仁宗進用韓琦杜衍范仲淹富弼在政
府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夏竦罷樞密使曾
人石介作聖德頌指言忠邪之辨當此之時可謂夬

之世矣然介卒以不克而斥死於遠方身沒而幾有斵棺之禍自是朋黨之論始興而君子小人迭為勝負矣介之無成非不幸也自為之咎也時韓范二公自陝入覲聞介此頌歎曰天下事正坐此輩壊却若二公者可謂中行之君子矣故子曰不勝而往咎也昔之觀人者觀其邪正而不要其窮達論事者論其是非而不計其成敗夫豈以不勝而為其咎也哉葢君子之舉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初九以必不勝之

勢而僥幸於不可成之功此其所以戒之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於九三三亦乾也故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惕者危懼之貌也號儆戒之辭也莫夜者人情懈怠之時而事變不測之際也有戎者未必然之辭也勿恤者甚之之辭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而九二居中得剛柔之節明得喪之理故能憂懼而儆

戒以為莫夜之間將有寇戎乘吾之隙其可以勿恤乎易以下卦為晝上卦為夜故九二之視九四有莫夜之象猶乾之夕惕也三與上為應四與上同體則有戎之恤不亦宜乎故子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下體為乾上體亦為乾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乎上六之巽故曰壯于頄有凶頄顴骨也壯之

見于面者也三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故有壯頄之象書曰爾无忿疾于頑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君子剛中而柔外无怨而无惡故能使小人革心而順服今九三與上六為應而乃見其壯於頄面之間則小人懼矣小人懼則將畜其忿戾以致毒于我蜂蠆有之而況人乎二之有凶固其宜也故曰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夬夬也夬夬者决之又决也為其一爻而有重乾之象是以謂之夬夬

也雨隂陽和也諸陽莫應於上六而九三獨應之又有乾巽之合是以謂之獨行而遇雨也獨行而遇雨宜若濡矣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雖遇雨若濡而實未嘗濡也夫君子之與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入也君子之欲去小人猶小人之欲无君子也故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令以五陽而決一隂而九三之君子與之為應其不濡者幾希矣則其同類之愠不亦宜乎然君子之勢如此其盛

小人之黨如彼其衰而九三以重剛之體懷夬夬之心豈將捨此而從彼哉將以釋其忿戾之情而開其柔服之意不得不如是耳由是言之慍之者過也非九三之咎也不忍於遇雨之慍而寧受壯頄之凶斯為咎矣故子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下體為乾上體為兑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

下无其應而承於九五之乾連於上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臀體之末也陽爲實隂爲虛四與五上同體四五皆陽而上爲隂是四之臀无膚也臀无膚而位不當故其行次且然處則不安行則不進也夬之五陽惟二四居柔二遠於上而近之又與之同體至于次且其行則四之操心危而慮患深矣故曰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四體兌兌爲羊上體巽巽爲繩故有牽羊之象兌爲口舌巽爲不果故有聞言不信

之象羊很而喜觸者也以陽五而決一陰有餘力矣何至于觸藩而自羸其角也哉爲其同體而牽去其羊斯无悔矣大壯之悔亡亦猶是也四之牽羊也豈徒然而已將至誠惻怛而致其教戒焉使其革心而爲善也君子又何求哉然上六陰柔闘其言而不能信至於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然後揚于王庭與衆棄之此小人之所以甘心於鈇鉞而无所歸怨者也故曰健而說決而和九四之謂矣故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於上六之巽故曰莧陸夬夬莧陸草名柔脆易折之物也乾為金巽為蕃鮮故有莧陸夬夬之象夬夬者決之又決者也以莧陸之柔折而拔之易耳何至于決之又決乎夫九五者陽之至盛者也上六者陰之至窮者也以至剛而決至柔以至盛而決至衰譬猶

以精金利器決柔脆之草決而不中則或傷之已削山之玉不以投鼠隋侯之珠不以彈雀以九五之金決上六之莧何以異於是唐太宗之征高麗文宗之誅宦官是也所以然者為其不圖萬全之功而僥倖於一戰之勝彖之所謂不利即戎者也故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極剛健而以中行之宜其光明而不疚矣今也用於莧陸至於夬夬僅能无咎而已此其所以為未光者歟子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則五

之即戒未光宜矣或曰九三一爻而有重剛之象是以著夬夬之辭五之為乾一而已其係之夬夬何也曰五天位也乾為天是亦重乾之象矣飛龍在天亦猶是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巽也以隂居柔而在上卦之上應乎九三而乘於九五二爻皆乾也故曰无號終有凶號有二有揚庭之號有儆戒之號乾為健巽為號人情常謹於始

而怠於終敬其大而忽其小畏其所難而蔑其所易
陽之盛至於九五陰之窮極於上六則向之惕號者
有時而怠矣故戒之曰无號終有凶言儆戒之不可
忘也夬之諸爻皆警戒之意至于上六夬之終也小
人之罪既已著明矣苟无揚庭之號以正其典刑是
又養寇而遺患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言事機之不
可失也桓彥範不殺武三思以為机上肉耳此則无
號之凶也故子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一日之長

為姤為遯為剥為否凶之漸也可畏哉聖人之愛君子而憂小人至矣

乾
乾
乾
巽

巽下
乾上
姤

序卦曰夬者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姤之成卦夬之反也自夬之姤乾反居上兑反為巽

初上相易而成卦也乾反居上則剛長之極矣兊反為巽則柔服之甚矣剛長之極而柔伏之甚此小人之所以遇君子也夫陰陽相求物之情也剛柔相推時之運也窮於上必反於下決於此遇於彼自然之理也陽之用事極於季夏一陰相遇而秋矣是故夏秋之交為陽盛而陰伏是其所以遇之然一陽為復一陰為姤終則復始剛柔相遇則同也陽謂之復陰謂之姤何也曰陽復於艮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陰

遇于坤萬物著見之時也乾之從巽必出乎兊巽之從乾必出乎離然後相遇于坤坤者申也孟秋之月也夫是以謂之姤也若復之坤震則不相遇矣坤土也艮亦土也艮反於土動而成震夫是以謂之復也聖人内剛而外柔内君子而外小人以陽為主隂為容故陽來謂之復而隂來謂之姤也夫豈特聖人之心然哉亦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而已矣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

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下巽上乾成卦曰姤者初爲巽自二以往皆爲乾乾健也上健而下巽斯以爲遇巽巽也乎曰未也乾西北也巽東南也東南西北横亘相直是以謂之遇也乾之從巽必出乎兑巽之從乾必出乎離然後相遇於坤坤者申也陽之終陰之始相遇於未申之間是以有天地相遇之象而其卦爲姤也乾爲金巽爲木

陽金陰水相得而有合是以謂之遇也故子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說者皆以一柔而遇五剛斯謂之姤愚謂一柔而遇五剛爭寵之道也而何遇之云乎謂夫一陰方來始與陽遇是以謂之姤也姤女壯勿用取女何謂也曰巽長女也卦唯一陰爲主於内五陽皆欲求之壯甚也姤之言遇也詩云邂逅相遇是也不待其配遇人而合不可取之女也然而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章君臣不相遇則政化不行所惡於遇者

非惡其合也惡其長也婦人之義從一而終使初六之遇九二遂止而不往則如姤之象復何尤哉為其一柔而五剛既遇不已又舍而之他惟其所遇剛不能制是以不可取也故子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雖遇柔而不失其中正則風行天下无乎不被矣故又賛之曰姤之時義大矣哉一陰之來雖有消陽之漸然遇之以中正則順伏而无違教化之行民用和睦

姤之時義斯為大矣說者以剛遇中正為二五之遇是謂執文害辭失所謂柔遇剛之義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者乾也風者巽也風也者天之號令也風行天下其施命誥四方之象乎是故夬之上九風行天上則曰揚于王庭姤之初六風行天下則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也或曰然則風行天上其卦為小畜何也曰小畜之巽在四而九五乘之是以為懿文德密雲而不

雨也夬之巽在上而乘乎九五矣雖欲畜之其可得乎是以謂揚于王庭施祿以及下也

雜卦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為卦以一柔五剛而成其在六爻以柔遇剛為義夬彖既言之矣雜卦又申言之不幾於贅乎曰彖也者一卦之義也雜也者六爻之義也彖與爻同聖人不以强而別爻與彖異聖人不以苟而合至于夬姤之義觀其彖則見其爻觀其爻則知其彖是以重

復其辭而不以為煩也或曰若是則一辭而足矣既謂之遇而又曰柔遇剛也豈非贅與曰易之言遇多矣有剛柔相遇者同人之二五師克相遇是也有以剛遇剛者睽之初九遇元夫是也有以柔遇柔者小過之六二遇其妣遇其臣是也有以剛遇柔者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是也若曰遇而已矣安知非二五之相遇乎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豈是得已而不已哉初六係柅而貞吉九二包魚而无咎

者以其遇之也九三有次且之厲九四有无魚之凶九五有包瓜之隕上九有上窮之吝者為其不遇而求之也然姤之陽以剛居柔者志在於遇以剛居剛者无意遇之矣九三九五无意于求之遇故為次且為含章九四上九志在於遇故凶吝隨之矣此初六之辭所以兼言有攸往見凶者也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巽也以隂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九四而遇於九二二爻皆乾也故曰係于金柅貞吉柅或作檷說者曰絡絲趺也青齊謂之柅以金為之取其堅重也巽為絲為繩直兊為金故有係于金柅之象治絲與繩者必以柅柅輕則揺動而絲棼柅重則端正而繩直初六之於九二是也五陽皆金而獨二為柅者謂其居下而得中承五金之聚也聚五金以為一柅其孰能動之哉聖人以初六之柔有牽係諸陽之漸

因其遇二也遂為之戒焉使之係于金柅柅不動豕孚蹢躅初既與二為遇矣又進而有所往所見宜其凶也自姤而往其卦為遯遯之初六亦曰勿用有攸往是也或曰初配在四不使之從四而使之係二乎曰此卦以遇為義蓋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又使之求配而合焉則是與之長而其遇不可勝窮也初茍舍二猶遇九三然則四之求之亦已遠矣羸豕北豕也獸之淫者莫若豕而北為甚

馬左氏傳所謂婁豬是也孚孳尾也既孚而猶蹢躅淫躁之甚也初六既係於二而求過不已故有羸豕孚蹢躅之象馬制之於早則如金柅之不可移縱而弗圖則蹢躅而難制矣可不戒哉故子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或曰坎為豕而巽象之何哉曰初六之巽有攸往故曰巽往則為離離坎配也取諸兆豕不亦宜乎故曰有攸往見凶見者離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二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遇於初六之巽故包有魚包䍐也罔罟之類也詩曰烝然䍐䍐舊說以為包苴之包或以為庖廚之庖皆非也初為巽三為兑故二有離象巽為魚離為罔罟以二乘初有包䍐之象雞豚狗彘人之所畜不可以言遇也魚在川澤則有時而遇之矣故姤之民以魚為喻猶屯之民以鹿為喻也五陽而求一陰是魚至少而罔之者衆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故曰无咎不利

賓夫初於四為配而二取之宜若有咎矣然二之所取者魚也非四之所得有也若取四之雞豚狗彘得為无咎乎哉二以四為賓賓外也為其无臣主之分也若九五包魚而二取之得為无咎乎哉施罩以待魚志于得耳遇而不取以利於賓義之所不及也聖人懼五陽之爭而一陰之長故使九二包魚而取之初六係于柅而勿往則无女壯之漸矣遇而不取以為九四之利則其遇也豈特四而已哉故子曰包有

魚義不及賔也君子之道斯為中庸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上體為乾下體為兊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連于初六之巽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三與初二同體二三皆陽而初為陰是三之臀无膚也三以純剛而與漸壯之陰同體非其志也是以其行次且也故曰厲无大咎陰消二則及三可謂厲矣

以其无意于遇知危而自警不與二爭民則可以无大咎矣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爲无膚而次且則同也夬之九四牽羊則悔亡今反爲姤而兊體猶存是其未能牽之是以次且如故也故子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四上體爲乾下體亦爲乾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六之巽故曰包无魚九四志於遇者也初

既與二遇矣四又隅于九三遠不相及是臨淵而羡魚者也故曰起凶包而无魚則亦已矣何咎之有起而爭之斯爲凶矣或曰四失其配起而爭之何遽凶乎曰姤者遇合之女未嘗擇配而從也夫既遇之而我以爲配是一民而二君矣又能保其不往也哉五陽固志以决一陰猶不能决而反爲姤矣四遠于初二與之遇而四復爭之是衆君子内自相敵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所乘哉此其所以凶也故子曰无魚之

凶遠民也魯昭公將去季民宋樂祁曰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靜以待民猶可動必憂昭公卒不克而出死于乾侯起凶之證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遠无所應近无所遇而介於四上之間二爻皆乾也故曰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柳也告子所謂以杞柳為桮棬者

也瓜木瓜也詩所謂投我以木瓜者也以杞包瓜孔子所謂繫而不食者也剝之上九亦曰碩果不食瓜木果之碩者予嘗詢之圃人春華而夏實霜降而後熟懼夫風雨虫獸之害往往為畚捫包裹繫于枝幹之上不然无孑遺矣姤一陰之長至五為剝百果草木至此而皆剝矣然而纍然碩果猶在其上是必有以包之者也以杞云者言其包絡之堅也夫一陰雖微志在于剝九二則與之比既為所係矣九三則與

之同體亦已危矣九四則與之爲應將起而爭之矣惟九五居中守正无意于遇不爲初六小人之所染汙則是全德而不剋含章以有待也夫包瓜者必于一陰之時過此則懼其遂剥也含章者必于一柔之世過此則六三將與之配懼其遂消也夫陰長而陽消百果草木至剥而皆隕者天之命也以杞包瓜而免于隕者人之志也包終堅完而不免於隕者亦天也未嘗包之與包之不堅則其勢必至於隕不可以

言天也若九五者包乎二剛之間遠无所應近无所遇則其包之堅且完矣其有隕者可以歸之天矣故子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包不包人也隕不隕天也不舍吾志而已其如命何哉論語作匏瓜匏瓜苦瓠也苦瓠人所不食故繫之以供无舟而求濟者耳或曰以杞包瓜則何從而隕乎曰飄風暴雨發屋拔木是豈包繫之所能禦哉若此者可以言命矣故孟子有言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或曰然則夫子之言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也曰夫子論逸民七人而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亦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孔子也故夫舍章以待者時則有之矣而孔子不為也乃孔子則欲撥亂世而反之正者也其能如匏瓜之不食乎故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是以南子不可見而見公山佛肸不可往而欲往也雖然善學柳下惠者莫若魯男子世之君子苟欲不磷

則如勿磨茍欲不緇則如勿涅茍欲不隕則不若包繫之堅完也若此可謂善學孔子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乾也以陽居柔而在一卦之上无應无遇而乘九五之乾故曰姤其角角上窮也一陰之長至於上則為角上九志在於遇其所遇角矣初六兊之反故有羊角之象焉乾為君子兊為小人兊之象為羊羊陰狠而善觸者也故大壯與夬皆以羣羊喪羊為義

夬之初九將決上六往而不勝是以爲姤今姤之上九乃求遇焉小人之未得志也巽其辭色以媚君子及其旣得志也惟君子之務去則上九之遇初六也豈復遇其柔巽也哉姤其角而已矣故曰吝无咎吝蓋也姤至上九君子之道窮矣窮而求遇其羞吝也自取之矣又誰咎乎故子曰姤其角上窮吝也窮則變矣變而爲羋羊角在上不其然乎

周易經傳集解卷二十二